



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浙江人民出版社

I210.97

47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 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目 录

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雷 军 (1)
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 帆 (10)
从鲁迅杂文中学习阶级斗争经验	任月峰 (21)
学习鲁迅同反革命两面派斗争的历史经验	闻 军 (29)
学习鲁迅善于利用反面教员的斗争艺术	舒 成 (38)
向一切假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学习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一点体会	钟 彬 (43)
批判唯心论的檄文 造就新战士的纲领	
——学习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石望江 (47)
一面照妖镜	
——重读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范 钟 (56)
“敲门砖”种种	
——读鲁迅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有感	夏志明 (63)

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

雷 军

为什么要提倡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因为鲁迅的杂文，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鲁迅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机会主义路线，不懈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些战斗经验充分地多方面地反映在他的杂文里。

早在三十二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还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杂文是鲁迅一生中向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毛主席曾经多次提倡读鲁迅的杂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也屡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中，我们选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对于识别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并同他们进行有力的斗争，是很必要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鲁迅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他的杂文是针对当时具体的人和事而发的，现在时代变了，为什么还要读它呢？这种看法反映了这些同志对读鲁迅杂文的意义缺乏

认识。

确实，鲁迅的全部创作都首先是为当时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的。“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急剧发展的“切迫的时候”，他不是“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而是积极地参加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这正是鲁迅的极可宝贵的战斗风格。鲁迅一生“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见过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见过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形形色色的卑鄙手段，见过混在革命营垒内部“蛀虫”们如“四条汉子”一类人物的种种丑态，还有各类牌号的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鲁迅亲自投身于当时中国人民的战斗行列，对国内外敌人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杂文，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产物，是刺向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锋利的匕首和投枪。

既然如此，能不能说鲁迅杂文的意义仅仅局限于当时呢？鲁迅说：“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正因为鲁迅在其所处的时代坚持战斗了一生，所以他的作品才至今还闪烁着不灭的光辉。今天，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国已经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这和鲁迅生活的时代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但是，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从来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总是梦想卷土重来，实现反革命复辟。这种斗争，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阶级敌人长期

斗争的继续。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既然是“继续”，当然有它的过去，即“长期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所必须懂得而且决不可忘记的。鲁迅的杂文，特别是后期的杂文，是中国人民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从文化战线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如何同敌人作斗争的规律。因此，这些文章不仅在当时起着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而且对于认识今天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能给我们以很大的教益。

要认识敌人是怎样活动的，鲁迅的杂文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鲁迅曾经说过：“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知人论世”，这是鲁迅杂文的显著特点。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知人”，就是认识各种人物的阶级本质；“论世”，就是从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中找出阶级斗争的规律。鲁迅说自己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鲁迅在长期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他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异常深刻地认识到敌人的本质，运用他那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勾画出一系列典型。是典型，就有普遍性。鲁迅杂文中所揭露的，不论是无耻地叫喊“友邦惊诧”、“国将不国”，大肆惨杀抗日救国学生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还是向日本帝国主义献策“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胡适博士”；不论是用“永久不变的人性”作招牌推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还是“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

论”的托匪胡秋原，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着某一群”，他们都是—定阶级、—定政治集团的代表。鲁迅同他们的斗争，不是“个人间事，无关大局”，而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这些典型尽管脸谱不一，唱腔各异，回过头去看看听听，仍然大有助于认识今天的敌人，估计他们将会如何地依照不同的形势和场合，变换不同的手法，要弄不同的刀枪，来同我们较量。正如鲁迅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所说：

“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鲁迅忠实而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在他晚年所作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中，痛斥了那些反对、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叛徒、内奸、修正主义者，指出那些“‘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的托派们，必将“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鲁迅揭露这些打着“革命”招牌的骗子时尖锐地指出：“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庄严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永远值得我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学习。

鲁迅的杂文特别唤起人们警惕寄居在“狮子身中的害虫”、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为我们识别反革命两面派、刘少奇一类骗子，提供了很好的武器。当无产阶级领

导的革命运动深入发展的时候，这些丑类就越来越成为危险的敌人，这是鲁迅所最痛恨，决不宽恕的。他明确宣布：对于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准确地识破了周扬一伙的反动面目，并及时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还在他们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高谈彻底的主义”时，鲁迅就指出他们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当他们打出“国防文学”的旗号，贩卖无产阶级利益、为蒋介石效劳时，鲁迅又揭露了他们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罪行，有力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鲁迅在白色恐怖之下，不仅能粉碎“明显的敌人”发动的文化“围剿”，而且还能识破打着共产党招牌的阶级敌人呢？就因为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透彻地认识了敌人的阶级本性。鲁迅从亲自参加两条路线斗争实践中得来的这一经验，对我们是多么亲切啊！鲁迅告诉我们：“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硫化铜和金矿虽然同样闪光，但是，“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真假即辨。为着不受“硫化铜”的欺骗，我们的同志必须“看一看真金”；为着识别和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谬论，就要认真地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因为，“一识得真金”，也就“识得了硫化铜”。鲁迅自己就是十分认真地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并用以改造自己思想的。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杂文时说过，他“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是的，我们要感谢鲁迅的劳绩。从他的杂文中，我们可以“寻出”识别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的宝贵经验，可以学到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的斗争本领！

鲁迅主张“打落水狗”。这是他不知道总结了多少次阶

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才得出的一条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说来万分宝贵的结论。鲁迅深刻认识到，阶级敌人的本质，即它吃人的“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妥协，决不能“脚踏两只船”。当敌人气势嚣张、不可一世的时候，鲁迅挺身顶住，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粉碎敌人的进攻；而当敌人处于不利情况，施放出“带住”、“休战”之类的烟幕，以便掩迹逃遁、伺机反扑的时候，鲁迅从不上当，而是更加坚韧更加有力地同敌人战斗。鲁迅明确表示过：活着，“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为着同敌人进行战斗。鲁迅曾经深刻地批判过那种“脚踏两只船”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这种人一当革命的船受一点动荡，便立刻如同老鼠一样跳出来跑到另一只反革命的船上去，成为人民的叛徒和资产阶级的奴才。鲁迅极其蔑视这种人，即使是他曾支持过的人，一当叛变革命时，也毫不留情地加以痛斥。鲁迅杂文里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和彻底性的集中表现。这种精神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今天，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革命人民打落水中，但他们的流毒还未肃清。发扬鲁迅“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滔天罪行，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曲折性，在革命的道路上，不能因胜利而松懈自己

的斗志，不能因困难而动摇自己的理想，必须坚定地朝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远大目标走下去，“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我们不仅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在后一方面，鲁迅杂文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严肃的、科学的战斗精神，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击败阶级敌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潮，就必须学会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进行分析、进行说理的方法。毛主席指出：“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鲁迅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的矛盾，善于透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因此他的杂文总是那么全面深刻，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唯其如此，才真正发挥了革命的战斗作用。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批判了作为王明、周扬一伙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批判了它破坏无产阶级战斗原则的形“左”实右的恶劣倾向。鲁迅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这就是要以理服人，而不是简单地下“判决”，也不是采取“辱骂和恫吓”的战术。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时发表的著名文章《反对党八股》中，曾引用鲁迅的文章批判了王明、周扬一类骗子“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以及主观主义、党八股的恶劣文风。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之所以还有相当的影响，除了有其社会基础这个根本原因以外，还由于它们有许多歪曲、诡辩等迷惑群众的谬论和手

法。我们要击中敌人的要害，置敌人于死地，必须学习鲁迅那样的战斗作风和分析方法，对修正主义的每一个重要反动观点进行反复的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清问题，才能有效地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流毒，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有的同志觉得“鲁迅杂文难懂”，有些畏难情绪。应该承认，有些篇是比较难懂的，但我们对于难懂也应该具体分析，不能知难而退。所谓“难”大概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对文章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中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不熟悉。鲁迅就说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我们要读懂鲁迅的杂文，除了需要凭借必要的注释外，还必须多接触实际，多了解一些有关的社会历史情况和具体的阶级斗争事实。鲁迅写作的时代是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习和了解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斗争情况，对于理解鲁迅的杂文和指导当前的革命实践，都是非常必要的。鲁迅所举的一些历史事例并不是为了炫耀博学而罗列掌故，而是同当时的具体斗争密切相联的，是为了用历史的经验加深人们对现实斗争的理解；它们的意义大部分都可以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得到解释。第二，若干杂文的表现形式比较隐晦曲折，这是由于历史条件形成的。毛主席指出：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自己就把他的文章比作“带了镣铐的进军”。他是为了斗争需要才采用这种形式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观点的鲜明性。鲁迅杂文的特点是内容的尖锐性与表现的形象性密切结合。有时他不直叙其事，而是通过形象

的比喻说明或影射某种事物，这也是造成比较隐晦、曲折的一个原因。只要我们掌握了表现手法上的特点，这些杂文的深刻思想内容是不难领会的。第三，最重要的，由于鲁迅思想的深刻性，文章的内容和论点也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但这不正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的吗？总之，在“难”的后面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学习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鲁迅的书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是在斗争中产生的，是为斗争的需要而写的。毛主席的著作中，有许多对于鲁迅作品的分析，这是我们理解鲁迅杂文的指针。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联系斗争实际，着重学习文章的精神实质，学习鲁迅的立场和观点，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斗争经验，而不专在字里行间或词句典故上用工夫，那么，困难不但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根本就不是很大的。可以从当前的需要出发，先选读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文章。当我们读多了时，困难就会逐步克服。鲁迅曾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我们读书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是为了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因此无论在“读什么”或“如何读”上面，都是同资产阶级追求轻松爽快的消闲式的读书根本不同的。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光辉的战斗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的杂文内容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对敌人决不屈服，战斗到底；一方面对人民大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爱憎分明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是我们永远需要的。我们应该认真向鲁迅学习，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坚决地同一切敌人作斗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二年第三期）

学 习 鲁 迅

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 帆

早在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理，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史上得到证实，也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想战线上，为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同样记载着在内部斗争中顽强地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一页。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将营垒分清

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书信中，曾经明确指出：“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不只是由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力图

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面貌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同国民党反动文化的代表“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枭蛇鬼怪进行激烈搏斗的同时，也坚决地批判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冒牌的“革命文学”，尤其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投降主义及其叛徒、特务嘴脸的揭露，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着战斗作用，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

鲁迅一直是在被围攻中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有着痛切的感受和透彻的了解。

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鲁迅，“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篡夺了“左联”的领导权以后，为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推行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一方面“拉大旗作为虎皮”，一方面又采取谩骂、造谣等各种卑鄙的手段，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暗箭。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背腹受敌的境遇：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因此，“为了防后方”，鲁迅就不得不“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但是，革命家的鲁迅，在背腹受敌中，却“毫无退缩之意”，受伤之后“仍然站起来”，继续战斗。他在斗争中是很清楚阶级敌人这一套反革命策略的。所以，不管假马克思

主义政治骗子，以及文艺战线上的一切臭蛇鬼怪是迎面而来，还是背后偷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开他的锋利的解剖刀。他在战斗的行进中，不时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文学者，

“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鲁迅坚定地号召，革命文艺战线必须把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就是鲁迅在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代处于内外夹攻中的鲁迅，正是这样坚韧、顽强地开展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营垒的艰苦战斗。

这首先是一场从理论上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甚至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一九二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出，虽然反映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左翼文艺战线的诞生，有过

积极的作用。而且也确如鲁迅所说：在这场论争中，“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有的人跟随革命前进，终于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它的大部分倡导者，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暴力与黑暗”，连“正视”和“抗争”的勇气也没有，却拨弄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吹自擂，大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特别是用极恶劣的手段集中攻击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

正在走上马克思主义者道路的鲁迅，并没有为这场围攻所吓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赋予了鲁迅以新的战斗生命，使他的匕首和投枪磨练得更加锋利了。正如毛主席高度评价的那样：“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为了戳穿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鲁迅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有比较才能鉴别。”他认为，要在文艺问题上“豁然贯通”，“仍须致力于社会主义科学这大源泉的”，只有“深通学说”（指马克思主义），才能“催促”文艺走“向正确，前进的路”。鲁迅诚恳地教育革命青年：要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就必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看出了这一批人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鲁迅完全正确地指出：“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是歪曲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因而，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和文艺问题的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的那一套对于向往革命的青年来说，“并不是滋养品”，而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和在食物中间”的“砒霜”。在文艺与政治问题上，鲁迅揭露了他们虽然高唱“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实际上却是“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大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公然鼓吹要用他们的思想“化大众”，胡说什么有了“目的意识性”的知识阶层应该“教化”只有“自然生长性”的工农。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指出了这批人不过是“乘大潮洗一个澡，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指出了他们“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因而，他们笔下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能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无产气”的资产阶级的冒牌货。

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中，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性质更为严重的斗争。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的指挥下，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攻击鲁迅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是对党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给鲁迅加上了“破坏统一战线”，“搞分裂”等一系列罪名，使用明枪暗箭，再一次发动对鲁迅的围攻。